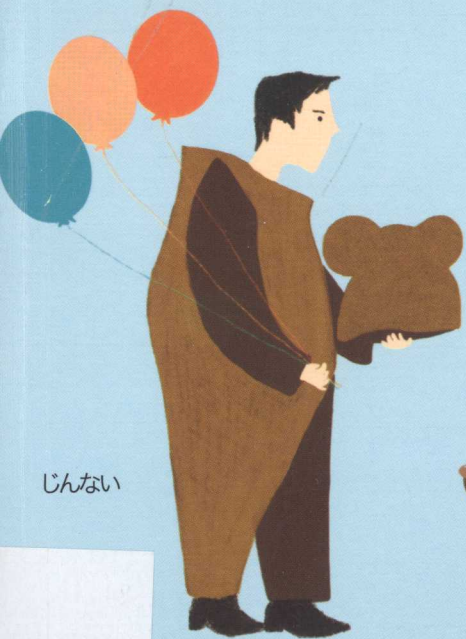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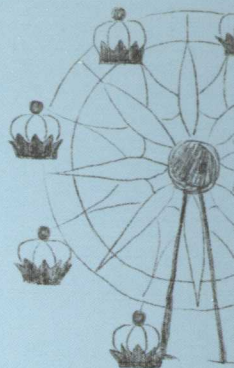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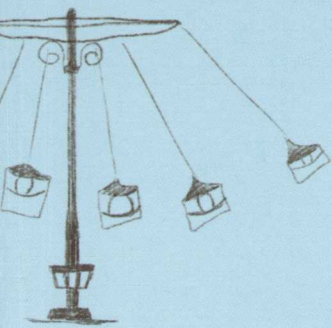


孩子们

伊坂幸太郎 著

黄真 译



じんない



ながせ

014022283

I313.45
816

孩子们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黄真译



北航

C1706645

I313.45
816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子们/[日]伊坂幸太郎著;黄真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4.1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6858-5

I.①孩… II.①伊…②黄… III.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25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244

CHIRUDOREN

© Kotaro Isaka 2004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N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孩子们

[日]伊坂幸太郎 著
黄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58-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 | |
|--------|-----|
| 银行 | 1 |
| 孩子们 | 51 |
| 寻回犬 | 113 |
| 孩子们 II | 161 |
| 在里面 | 215 |

银行

垃圾

在鸭居还小的时候，他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尽管他对自己的将来做过各种各样的遐想，然而成为银行劫匪的人质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更何况还是一个戴着动漫面具的人质，这真是比意料之外还要意外。人生无处不惊险——他现在是深刻体会到了。

鸭居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双腿跪地，绳子绑住膝盖。他的眼睛没有被蒙住，脸上却被戴了一副塑料面具。那是在庙会上常见的面具，可以肯定是动画里的角色，但人物的具体名字却判断不出来。其他人质也一律被扣上了面具。这样的氛围既说不上滑稽，也称不上恐怖。对鸭居来说，比起成为银行劫匪的人质，他更害怕的是自己虽已是大学生，却还要被迫戴上这种幼稚的面具。

因为戴着面具，鸭居这一班人质理应感到呼吸困难，唯独一旁的阵内还在喋喋不休。

“我以前读的高中，可是出了名的校规严厉。那个校规，差不多就是绝不宽赦，所谓‘秋霜烈日’就是那样。所以嘛，我早就习惯被剥夺自由了。”阵内把脸靠过来，小声说道。

真是个停不住嘴的家伙，鸭居有些厌烦。

“您还是安静点的好。”身后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凑过脸，悄声说道。他大概就是支行长，稀疏的头发虽说和他的年龄相配，却因为遮了一层面具，脑袋上那撮头发愈加醒目，直招人可怜。

鸭居扫了一眼时钟，已经是下午四点。他心想，要是早点来银行就好了。可要说哪儿出了差错，那一定是错在那个时候。

一个小时前，当鸭居和阵内到达仙台站东口的这家支行时，支行的卷帘门已经开始下落。门关了大半，银行与其说还在营业，倒不如说是即将下班的状态。可阵内一点也不在乎。

“将将赶上。”

“明明就没有赶上。”

阵内没理会鸭居的话，他抱好挂在肩上的吉他软包，从正往下落的卷帘门与地面之间的缝隙中钻了进去。虽说认识只有半年，鸭居已经摸透了这个朋友是什么性格，早就知道阵内听不进他的意见。尽管很不情愿，鸭居还是跟着阵内进去了。

一进银行，一个戴着眼镜的职员便朝阵内走来。他的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低头行礼。

这家支行并不是很大，窗口共有三个，职员也看不到几人。

戴眼镜的职员一个劲地解释道：“我们的营业时间已经结束了。”他语气柔和，并不给人以傲慢的感觉，让人颇有好感。

“顾客来了却打算关门，这算哪门子事？”阵内激动起来，“你告诉我，到底有什么必要非得卡在三点关门不可？现在刚到三点，你们就停止营业，让谁得了好处？把我赶出去，又让你们谁得了便宜？”

“您有急事吗？”戴眼镜的职员口气软弱，即便面对阵内这个

二十岁不到的毛头小子也不刻薄，正是一副生意人的样子。

“就是急事！”阵内怒道。

鸭居心里叹了一口气。阵内打算办的事，不过是将刚刚转入账户的打工工资取出来交学费。就是这么一回事。即便银行关门了，也可以用自动取款机，根本就没必要在这儿较真，可阵内却半步不让。

“什么叫停业时间？跟时间比起来，顾客才更重要吧？不是说时间就是金钱吗？因为时间等于金钱，而保管金钱的地方是银行，所以这里也就存着很多时间。不对吗？”

用站不住脚的理由让别人为难，是阵内的一大恶癖。如果对方又是年纪比他大的人，他就愈加来劲。鸭居甚至想，阵内或许是把眼前的年长男性和被他视如仇敌的父亲重合在了一起。此时的情景，像极了阵内力图将自己憎恨的父亲驳倒时的场面。

“别胡闹了，阵内。这要给人家添麻烦的。”

“我啊，最讨厌这种死板规矩了。”

“遵守规定并不是坏事啊。”

“不讲变通的人才有毛病！”

鸭居抓了抓头。真要追究起来，放着银行的急事不管，却赖在快餐店不走的人不就是你吗？对着一堆垃圾食品狼吞虎咽，还把时间看错了，这明明就是你的不对。鸭居张开嘴，本打算这么数落阵内一番，却没能将这些话说出来。

因为劫匪闯进来了。

两个男子各拿一把形似猎枪的东西，从关到一半的卷帘门下钻了进来，出现在几人眼前。枪口立刻指向银行职员们。

鸭居仍张着嘴，呆呆地看着阵内的脸。这是怎么回事？

连阵内也目瞪口呆。

劫匪

劫匪们技巧娴熟得让人呆若木鸡。两人都戴着大墨镜，嘴上挂着的大概是油漆工用的那种口罩。这是实打实的口罩，形状像圆形茶碗，适合给拆屋工人防粉尘用。他们用戴着手套的手握枪，脸上则用红色的塑料胶带贴了个×记号。至于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贴胶带，鸭居委实不能明白。

进银行后，他们最先干的事是破坏银行内的摄像头。两杆枪被他们像球拍一样挥来挥去，摄像头一个接一个应声碎裂。不经意间，银行的卷帘门已经关到了底。

两个劫匪都穿灰色西装，体格和发型都很相像，但身高上有十厘米左右的差距。鸭居心想，要把他们分辨出来还算容易：大个子和小个子，就和快餐饮料用大小杯区分一样。

待卷帘门完全关闭，高个男子立刻打开一个藏青色旅行包，对离他最近的女职员吩咐道：“用这些绳子把所有人都绑起来。”说完便从包中取出白色的塑料绳交给她。

人质中，银行职员占了大半。十二个人质里有八个银行职员，顾

客除了鸭居和阵内外，还有一个年轻人，外加一个好似主妇的女人。

“把所有人都绑起来！”高个劫匪下了命令，随后又说道，“绑完后把这个戴在脸上！”他从包里拿出面具。这些动漫人物的面具与此时遭遇银行劫匪的情形看上去很不搭调。

“还有，”劫匪进一步指示道，“如果有人带了手机，通通收上来，放到我面前。”

女职员怯生生地点点头，既不反抗也不辩驳，默默地开始行动。她将人质逐个绑好，又一一给他们戴上面具。真是一副奇妙的光景：老成的大人们个个都戴上了庙会常见的面具。最后，女职员又翻遍大家的口袋，拿走手机。

虽然被绑着，但人质们还能说话。鸭居趁着被绑的工夫对一旁的阵内抱怨道：“要是你不在这讲歪理，老老实实回去，也不至于会是这个样子。”

“你这是在怪我吗？”阵内露出一副意外的表情，“怪也要怪那些没取号的劫匪吧？你自己看看那上面写着什么！不是说‘需要到窗口办理业务的顾客，请取号等候受理’吗？就算是有急事的人也必须按顺序等候嘛。”

正好在这个时候，一个劫匪走到窗口柜台附近，然后响起了撕扯号码券的声音。

朋克

鸭居想起了第一次见到阵内时的情形。那是他刚上大学的那个春天。当时他没什么朋友，无处打发大把的寂寞时光，一个人无所事事地游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带有巨大顶棚的商店街后面的小道上，阵内抱着吉他，正演奏着鲍勃·迪伦的曲子。他孤身一人，自暴自弃似的飞速弹着。左手在音品上疾若飞舞，右手则不紧不慢地拨动琴弦。原曲的旋律和节拍在他手中已经面目全非，鸭居花了很长时间才分辨出他是在弹鲍勃·迪伦。

其他街头艺人周围多少都有些看客，而阵内的周围却只有鸭居一人。这大概是因为他弹的曲子和那些招人驻足、让人心驰神往的曲子相去甚远，如果非形容不可，他的曲子简直是在挑衅路人，招人反感，让人敬而远之。要是赶时间，鸭居是绝对不会站在那里听到最后的。演奏終了，阵内面无表情地走到鸭居面前。“怎么样？”他问起鸭居的感想来。

“技巧不错，可弹得乱七八糟，根本听不出歌词。”鸭居照实回答。阵内却开心地露出了满意的笑脸。“是吧？”

随后阵内挺起胸膛宣布自己的音乐是货真价实的朋克摇滚。“所谓朋克摇滚，就是起身反抗。”

鸭居后来才知道，阵内的父亲是个相当严苛的人。他或许是企业高管，或许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可能是律师、医生或者老师那样需要执业资格的人。虽然鸭居不太清楚，但那一定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阵内告诉鸭居，他的父亲既没夸奖过他，也不曾开过什么玩笑，家中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氛围。

“他可是个道貌岸然的狡辩家，是个不会行动，只知道积累知识的家伙。他绝不会说‘我不知道’。”阵内皱眉说道，“一面当正人君子，一面却不知廉耻。”他苦笑了一下。

“不知廉耻”这个词，此时在鸭居看来显得有些夸张。

“就是那样一个老爸，居然会花钱和一个十多岁的女生做爱。”阵内仿佛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不过，我可对那些常识啊道德啊都不关心。如果他只是个好色的老爸，我还能原谅。我实在无法容忍的是那个道貌岸然、一身自信的老爸，到头来还会向高中女生花钱买春。这就跟假装谦谦君子的高中老师向自己的学生下手一样。脑袋里满是大道理的人，结果却做出了最龌龊的行为。要是认错的态度还好，偏偏还要假正经，再恶心不过了。是吧？”阵内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我要是不揍他一顿，就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鸭居理解了阵内爆发出来的叛逆心理和乖张言行：这些大概都源自他对父亲的愤怒。

所以，当阵内在被绑前忽然站起来时，鸭居也不觉得有多意外。因为“起身反抗”是他的基本原则。

拿着绳子的女职员吃了一惊，抬眼看着阵内，脸色变得苍白。阵

内却不管这些，径直走向劫匪。

“你小子想干吗？”劫匪的枪口对准了阵内。一个劫匪将口罩褪到下巴上，大声说道：“别动！不老实，我就开枪了！”

“反正是把假枪吧？”阵内自信满满地说道，“你们到这儿来都还没打过一枪。再说这里的摄像头，一枪打过去早就解决掉了，你们偏用枪托一个个拍碎。”

阵内朝劫匪们步步逼近。“你们拿的都是假玩意儿，我已经看穿了！”他高声笑道，“别以为我会老老实实听你们的。”

阵内动作敏捷，已经抓到了一个劫匪手中的枪身。这是相当危险的动作，鸭居瞬间闭上了眼，嘟囔道：“真是个笨蛋！”

劫匪用力推开阵内，虽然个子矮，但还是有些臂力。

阵内被这么一推，猛地撞向柜台，身子靠在窗口上。但他没有死心，磕磕碰碰地移动着，待站稳之后，又跳向劫匪。

劫匪怒喝一声，和阵内扭打在一起。

这时，枪声响了起来。

阵内身后的高个劫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接着又开了两枪。“这样还是假货吗？”他喝道，把枪口对准阵内。

鸭居倒吸了一口凉气，移开视线。他的目光和旁边的银行职员不期而遇。虽然隔着一层面具，但鸭居感觉得到他们僵硬的表情，也知道他们心里在暗骂：“你这个朋友，太让人遭罪了。”鸭居也低下头，仿佛在说：“十分抱歉，请原谅。”

矮个劫匪发着牢骚皱起眉，或许是因为他们当初并没有计划开枪。而开了枪的劫匪，那个高个子，却亢奋起来，嘴角兴奋地歪着。

“喂，请冷静！”一个人质开口说道。是个头发稀疏的职员。

“秃驴行长，你给我闭嘴！”劫匪明显正在兴头上，“带真家伙来

是正确的选择，对不对？不带真枪还算哪门子劫匪？”

周围的人质们都被劫匪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

阵内仿佛终于死心。他一边后退，一边将手插进牛仔裤的口袋，坐到鸭居旁边。

和其他人质一样，阵内的双手也被捆住了。他把脸凑到鸭居面前，睁圆眼说道：“看见了吗？真家伙，差点就被他打死了。”

“你这是干吗，阵内？”

“我就是我。鸭居。”

等所有人都被绑起来，大概已经过了十分钟。

除了阵内，女职员没再遇到猝不及防的情况。她机械地一个接一个把人绑起来。大家的双手双脚都被捆得结结实实，而收集上来的手机也摆在柜台上。最后，高个劫匪把女职员绑好，这样，人质凑齐了一打。

惊慌

高个劫匪的语气依然溢满亢奋，他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我们拿了钱马上就走。想上厕所的就举手！大家好好配合，我们也快点结束。”

“哪个傻瓜会帮银行劫匪的忙！”接茬儿喊起来的果然又是阵内。

真是没吃够苦头，鸭居脸都气歪了。恐怕这时候谁都是这样想。鸭居预想下一瞬间阵内可能会被一枪打翻，准确地说，他是在期待一发不致重伤却够阵内好受的子弹，那样阵内说不定会受点教训。但出人意料的是，劫匪很宽容。高个劫匪只是显出一副不高兴的表情，将枪口对准阵内，却没有扣动扳机的意思。

“干银行劫匪这行，风险又高，又不讨好，”阵内非但不感谢劫匪的宽大，反倒还来了劲，“人质只会成为你们的累赘。你们这样把人绑着，人质肚子会饿，又不能上厕所，只会碍手碍脚，不是吗？”

阵内的这番话并非没有道理。虽然没有说出口，鸭居也深有同感。人质一方面是劫匪实现要求的筹码，另一方面也存在不稳定因素。要是人质中一旦出现恐慌或者生病之类的情况，将会是无穷无尽的麻烦。

要将所有人都统率起来，恐怕需要熟练的技巧。

没过多久，外面就响起了警笛声。虽然隔着一层窗帘，仍旧看得到红色的回旋警灯。不知道警车来了几辆，但刹车制动的声音接连传来。扩音器的声音也能远远听见。

令鸭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听了外面的车声人声，他才终于真切感到自己已经被卷进一桩案子。而他所见的事物紧张感加剧，更增加了一重现实感。

劫匪们的脚步乱了。警车的出现明显让他们惊慌。确实，他们从进门到现在干得都很漂亮，看不出有什么破绽，甚至堪称理想，所以也应该没有给银行职员留下按警铃的空隙。尽管如此，对他们而言，警察竟出现得这么快，恐怕出乎意料。

“是刚才的枪声报了警。”不知是哪个人质说了一句，是个男人的声音，仿佛在向劫匪辩解：我们可没按警铃，没有出卖你们。

“你看，我就说不许开枪！”矮个劫匪斥责他的高个同伙。

“不开枪还算什么劫匪！”高个劫匪已经完全进入亢奋状态，高声说道。

警察一出现，他们就开始坐立不安。

“喂，行长！”两个劫匪先是交头接耳一阵，然后指着坐在鸭居他们后面的男子，而且是用枪指着，问道，“所有人都在这里吗？其他地方没有职员了吧？”

鸭居看了看身后，挂着面具的行长点头道：“是的。”

“那扇门里面是什么？”劫匪问道。

“那是职员用的换衣间。”行长说话老实，措辞小心。他看上去还